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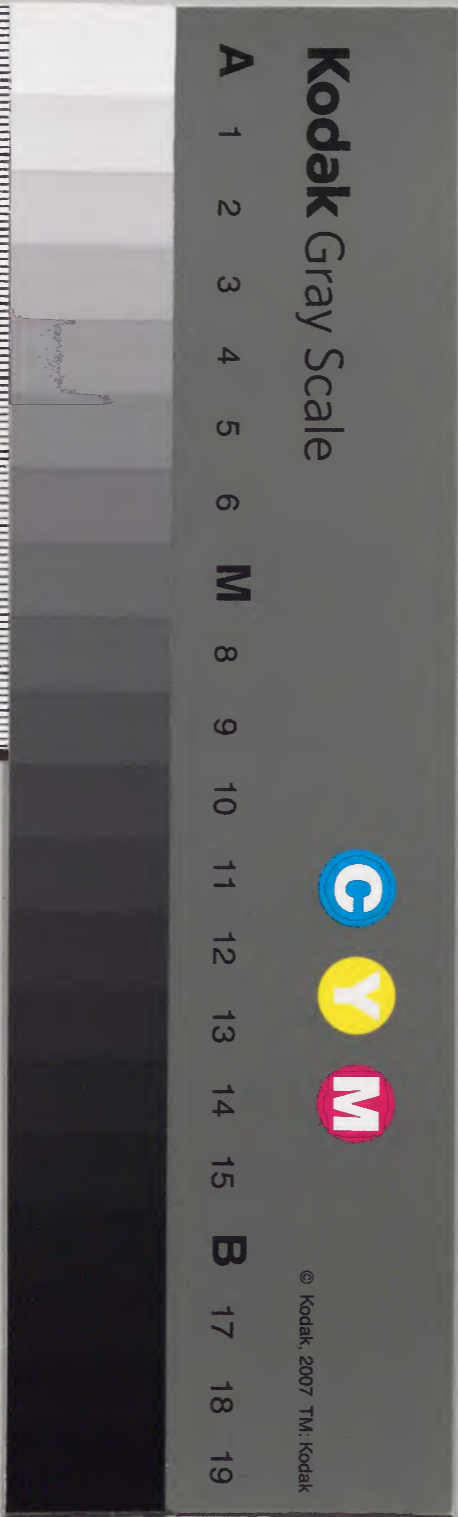
毛詩註疏

漢書門類			
八	四	三	號
一	六	函	架
一	六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八	四	三
書	一	六	冊
類	號	架	冊

三之三
四之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43
冊數	160 (20)
號	276 22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淺草文庫

毛詩國風

唐孔穎達疏

漢鄭氏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片音佩懷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音逸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闕內言不出於闕是有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右

別也今文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
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
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
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者故敘此自
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不自悔
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昔以上總言當時
一國之夷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
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
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
其困而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傳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 **傳** 云幣者所以買賣物也李春始蠶孟夏賣絲
尺之反貿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傳** 匪非即就也此
莫豆反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

傳 丘一成為頓丘 **傳** 云子者男子之通

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且為會期

傳 頓都十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傳** 愆

過也 **傳** 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

傳 愆起虔反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傳** 將願也

傳 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為期

傳 將七羊反 **傳** 氓之至為期 **傳** 毛以為此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
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
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
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

毛詩疏

卷三之三

及古關

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于之期
但于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于無怒
於我與于秋以為期○鄭唯以將為請為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為請○**○**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註云變民言也異內外
也氓猶惜惜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
民誘已足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
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了涉淇將于無怒是也既
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無號之以望復關是
也所以婦人號夫為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
之所近又因男子言已云爾○**○**編篚已亦答之云以
爾車來也三章言十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
也十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擅弓注云古者謂錢為

沂古開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
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
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買
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
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
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
筐篚是也○**○**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
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
分繭繭絲是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
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
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丘
一成為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
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
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
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
與此字異音同○**○**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
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
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

三詩流

卷之三

及古開

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日者兼二事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 坵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 坵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 復關君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

以託號此民故下天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誨 云用心專者怨必

深 漣音連 漣貌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云則笑則言喜之

其爾十爾筮體無咎言 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

體 六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貞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 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

也 體兆卦之體 兆卦至定之 正義曰傳以

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

前因賢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賄財遷徙也 云女女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
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干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
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

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懼音甚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云說解也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為節○行下 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為桑之未

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

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

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

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

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息於男故言

士之耽兮尚可說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說說已時為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息而自悔○鄭以為

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

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

嗟鳩兮無得非時食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

士之耽兮尚可說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說說已時不

用其言○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 桑

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

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

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鶉鶉其氏曰春秋云鶉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鶉鳩者以鶉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其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葚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葚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
 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成之其時仲秋則無甚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非時之食甚以與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

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
 十有至為節○正義曰十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

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清也澤也帷位悲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爽差也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中也葉黃而隕墜以與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

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

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一歲之後貧於衣食

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

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

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也不為差

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上出行無中正故二

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心鄰以為婦人言

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

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之於穀食

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洪水漸車

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
以悔也餘同惟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
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
也傳於上章以桑為文功所起為與此桑落黃隕亦
典也其黃而隕既與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祖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
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木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
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
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
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隘不得志也桑之至
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
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
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
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祖爾三歲食貧故
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
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
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
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思義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
 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
 檐車山東謂之裳韋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
 傍垂而下謂之翟故雜記曰其轄有袞註云袞謂轡
 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幃別司農云謂幃車者以
 有童容上必有幃故謂之為幃車也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幃是也幃裳在
 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
 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歲為婦靡室勞矣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云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情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

又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下兄

弟不知啞其笑矣啞啞然笑云兄弟在家不知

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啞許意反

又許意反說文云大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

傷也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

身自哀傷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

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

朝一夕而自解情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

其知之則啞啞然其笑我矣既本為夫所誘過已

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云泮讀為泮泮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崖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古枕北髮反云陂陵也亦所以為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

反本又作其音同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

者非旦說文作思思懇起 不思其反

狠反惻木亦作思楚力反 云反復也今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老且且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

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詞與婦人

三十九

古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借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借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津波**津讀至拘制○正義曰以照者下淫猶如澤故以津為波澤波傳云波澤障是也箋以津不訓為波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總角**至且且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非今未幾見今突而弁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註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且且悔爽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木言信故言此晏晏且且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且且猶怛怛○**我**至欵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安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宴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非今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且且然不解且且之義故箋申之言且且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欵誠也○**曾**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引及曾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籊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

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遠如字又于萬反註同 **正** 篲篲至致之 ○正義曰篲篲然

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客

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云** 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

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正** 泉源至大水 ○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

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

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云行道也女子有遠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 ○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瑳

反流又上何反儺乃可反說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 ○

文云行有節也想鳥路反 漉漉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云** 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漉本亦作漉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

之梳或謂之櫂釋名云櫂捷也撥 **正** 檜楫柏葉至而

水舟行捷疾也櫂音饒櫂直致反 **正** 義曰釋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云適異國而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思鄉衛

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

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為政以禮芄音九木亦芄蘭二章章六句至

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

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鸞佩褱明雖幼而行

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

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

是也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

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

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

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恣於夷姜生伋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

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

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

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

為十五六也且此自位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

能不我知是目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

璫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

稱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恒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

後人輒加耳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佩觿對反佩字從人或

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云

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

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悸其季反韓詩作

身稱尺語反○性柔弱阿難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

今雖則佩觿而不自謂我無知以論慢人也若

非直為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後言其外節使容

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若蘭之支以柔弱恒延

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足以與幼穉之君以幼時恒聞

任則大臣若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

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

之所知何故不仕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

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毛詩至蘭至

義曰釋草云薺也蘭郭璞曰蔓生薺之有白汁可啖

陸機云一名藟。序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
 柔弱序刺若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
 典切稱當須任用。大臣也。○
 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簪右佩大簪。下別云
 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簪貌如錐
 以象骨爲之。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
 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
 故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
 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
 此解。以成人自必田佩之。不必國君爲父母在乃服
 也。下章鞶亦佩時。右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
 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若
 於才能不肯自謂無知。○
 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知則大夫自我也。以
 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
 容儀至節度。○正義曰

傳以此三者皆言。今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
 大東云。鞶鞶佩。遂木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
 憚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
 義曰。箋以容及儀。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
 刀與瑞。知紳帶。而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支也。童子佩鞶。鞶。鞶也。能射御則帶鞶。云鞶之

言。杳所以鞶。○
 音同杳。徒答反。軀若侯反。
 挾。○
 拾車攻。傳曰。挾。○
 棘則天子用象骨。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
 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被註云。鈎弦。

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一註以禮無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不挈也生者以木韋為之而三死用繡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杳手指也車攻云決於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於右手指又著杳而相比次也

則佩鞞能不我甲甲狎也云此君雖佩鞞與其

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

反 戶甲 容兮遂公垂帶悸兮

芄蘭二音一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美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河廣一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可往之事○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通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祀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洩出為其亂族疾姤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

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
 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
 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
 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無嗣與勃德
 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嬖妾既多不為
 絕嗣故易同夫人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
 出則去故難記者出夫人禮又春秋犯伯姬來歸
 及此宋桓夫人是也注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
 不謂非從無子故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
 無出道遠之而也天子天
 下為家其居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杭渡也

○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謂其廣

○葦葦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

○下遠與同狹音洽為干偽反

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木生
 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此數有渡者之辭非喻
 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望之

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

遠

○跋丘○誰謂宋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

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

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舫曰刀○刀如字字

作

小舫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

音

小此刀宜為舟楫之小故云小舫曰刀

文

小舫也字音訓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盛
逝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王前驅又故家太息之
○為于偽反又如字詩上
為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

或連下伯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
為句者非
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

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息之由經陳所
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
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
衛宣至息

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
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
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
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頌引公羊
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
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
衛君而以過時則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
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
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
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
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揭丘列反
○州伯

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
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
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
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國史

毛詩疏

闔府亦謂州里之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侯
特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
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他在
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
長為之竭為武貌則傑為有德也伯也執戈為王前驅
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傳受長丈二而無刃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

受也車戟也函矛也皆以四尺為差○受市朱反長
如字又直亮反

軫本亦作輻之忍反函
在由反發聲矛音謀

疏受長丈二而無刃○正
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
不言受刃是無刃也○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
受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
六等之數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進崇於軾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
尺謂之三等受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中戰常崇於受四尺謂之五等箇矛常有四尺崇於
戰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註云戈受戟矛皆插車軾
此云插之者在車當插軾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
虛人先言戈受車戟箇矛夾矛之長短乃云次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夾矛不引之者因六等
自軾歷數人受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
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六才六畫非
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虛人先言戈受車戟箇矛夾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箇矛夾
子同為矛稱故自軾至矛為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
不數夾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
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
人在其中焉明為山此故自軾數之以戈軾為地持
人受為人持矛戟為天持人處地土故在受下如此
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
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
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
農云五兵者戈戟鉞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
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
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
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
能用五兵者屬焉註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
中司馬註云弓矢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
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註五兵弓
矢戈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
司農所云戈戟鉞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
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
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
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
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和車戰野戰在左又左傳
守城車戰又檀弓註云射者在左又左傳
日前驅欲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
鄭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
從上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
適中者也
為一偽反或如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杲杲然日復出矣
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
○杲古老反出如字

沈推類反復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其厭也云願

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
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
○厭於豔反下同嗜願

毛詩疏
卷之三
十九

思伯其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
 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
 心由此故生首疾○**○**其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巳
 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
 厭足故云其厭也○**○**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
 以其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
 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
 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其口不能絕其與亦
 同夢義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背北
 亦然

堂也○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
 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蕙背
 音佩流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何反又如字

願言息
 伯使我心癡**○**癡病也○**○**癡音每
 又音侮**○**焉得至心癡○**○**毛以為君于既

過時不反已息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
 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

觀之以志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
 使我心病○鄭以願為念為異○**○**諼草至北堂○

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
 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

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
 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

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上昏禮
 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饔于主婦主婦北堂註

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
 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

註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
 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

內皆名
 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育生長也 ○孤音胡喪息浪反下註同

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有狐三章章四句至

或作蕃育者非長竹丈反 ○人民 ○正義曰作有

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

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

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

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

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

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

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

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註云荒凶年

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

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

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

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綏音雖 ○與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綏音雖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

裳所以配衣也 ○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無為

有狐至無裳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

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與今衛之男女皆喪其妃耦不

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

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為室家

○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知綏綏是匹行之貌 ○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

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繫已

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

毛詩疏

卷之三

卷之三

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厲力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註同木瓜三章章四句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於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

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嘗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兩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處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五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羸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王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

茂爾雅云楸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云匪非也我非敢

三詩皆

以瓊璫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

之恩也○為好呼報反篇內同○人得齊桓之大功惠厚報之

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桓投我以木瓜我則報

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璫我猶非敢以此瓊璫報齊之

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國

家敗滅出處於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

報之○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楸木瓜以

下本楸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

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璫是玉名非

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

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

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璫故知琚佩

玉名此言琚佩玉名玉璫亦佩玉名璫言美石琚言

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璫亦佩玉名璫言美石琚言

玉名明此三者皆玉不雜也故丘中投我以木桃

有麻傳云政石次玉是政非全玉也

之以瓊璫○瓊璫美玉文云美石

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久書云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

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曰孔子至禮行○正義

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

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

君子於考槃見避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

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

之引孟子亦然○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

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

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

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
明果實皆苞之曲禮註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
者註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
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
葦或
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黍離詒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土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王城譜

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

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封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

毛詩

卷第四

王城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
 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
 言爵為伯服在甸按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
 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
 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入百相通可知尚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
 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地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
 千里○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
 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大華即華山也外
 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
 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

云之間○其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
 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源之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木賜
 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非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
 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
 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
 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
 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
 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我乃卜澗水東瀝水西惟洛食我乂上瀝水東亦
 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召公所
 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瀝水東既成名
 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
 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
 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諱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
 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
 時為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
 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
 為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諱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
 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
 也周謂之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復廢申后太子宜咎奔
 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之王室淫衰郊特牲曰
 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

二十六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於蕤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
 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
 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
 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囂立
 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燹立崩子厲王胡
 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
 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
 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
 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
 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
 於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
 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
 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
 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
 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賤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賤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賤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賤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

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疏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主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繼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雉居中從可知免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免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來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有麻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

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蕓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竝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禰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復音皇鎬故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

下更有猶尊之故稱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也今詩本皆無○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歷敘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墜耕盡為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彿者誠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國過舊墟非故諸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彿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謂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同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途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傳

彼彼宗廟宮室

箋

云宗廟宮室

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傳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憂無所愬

傳

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

搖音遙 愬蘇路反 知

我者謂我心憂

傳

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

傳

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傳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傳

云遠

乎蒼天仰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
疾之甚。○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
昊天旻密中反。○彼離至人哉。正義曰錦京宮室
閔也秋爲旻天。○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夫行役見
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
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
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
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
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聃不去謂我有何
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
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彼彼
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彼彼
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知
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
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
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宗廟至尚苗。○正義

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
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種故黍秀而
還得遂至於稷之德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
時也。○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德實改易黍則
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
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邁行至所懇。○正義
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
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故爲憂患無所懇也。○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爲行箋
又訓經之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
道也。○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毛詩疏

卷四十七

七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
 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天大貌故言
 其混元之氣昊天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
 慈之恩覆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
 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
 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天文不
 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
 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
 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
 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
 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
 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
 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
 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
 不步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闔下言之
 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
 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
 耳若祭於是則竟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
 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
 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
 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夏蒼
 者鄭爾雅與爾雅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
 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
 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黍秀之詩以歌
 之其詩曰黍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

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人猶言彼黍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

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

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難乃旦反下。君子于役二章章入注同風福鳳反。句至風焉。正義曰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其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云曷何也君子于往行

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曷音寒末反雞

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繫牆而棲日埭云

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

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

時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各反畜許又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息

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息之

鑿牆而棲曰時

也又云雞棲于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曰時

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佷

佷會也

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

而有來會期

佷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

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

括古括反弋本亦作代羊職

反或音羊侍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云苟且也且得無飢

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遠于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云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音皇其樂只且音皇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音皇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音皇君子至只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音皇鄭唯以由為從為異餘同音皇陽陽至之樂音皇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音皇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竽笙篪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等篪而必以為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等篪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去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音皇山從至官職音皇正義曰釋詁云山從自也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別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于箋云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
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王藻云若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
明不枉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
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擊路寢言之
天官宮人掌六寢之條注云六寢者路寢一房五
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
貌翽翽也翽也 **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
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
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陶音遙翽徒刀反敖五刀**
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老反

俗作翽翽於計反燕 **其樂只且** **翽** 翽也翽也。
本又作宴於見反 **正義曰釋言云翽**
翽也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孫炎曰翽舞者所持
羽也又曰翽翽也郭璞云所持以白蔽翽也然則翽
訓為翽也翽所以
為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

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
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伐之 **揚如字或作**
揚木之字非也

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息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翔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息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息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息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息而總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臺自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云激揚之水至

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頌急而恩

澤之令不行于下民○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息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巳讀聲相似○其音

皆放此或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云懷安也息

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

見之哉息之甚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為激揚之

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

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中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

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
 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
 怨鄭唯上二句為異餘同。興也揚激揚。正義
 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
 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來楚文與此同傳曰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
 明別為興。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詩云懷安
 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成申之下
 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息當息其家但
 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
 歸而見之其實所息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
 彼其子不與我成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故

甫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中
 國所成唯應成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
 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
 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
 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云
 蒲蒲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成許相
 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
 其之子不與我成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
 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
 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
 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籬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蕓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

谷有蕓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

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

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

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

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

喻夫恩薄閔蕓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而乾

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

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

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溼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

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

初而嘆次而獻後而泣既嘆而後乃獻艱難亦輕

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

有次也

逆或順各

有次也

有次也

有次也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興也推離也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

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

蕓又作離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萑音同

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

云鬱也廣雅云是也

有女此離嘒其嘆矣

此別

也

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

也云所以慨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也
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蕪草為水浸之嘆然
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
薄矣蕪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
之故乾燥而將死以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
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生
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慨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
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
恩情而困苦之。蕪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
蕪推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荒蕪也葉似蕪方
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
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閣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
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荒蕪也一
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荒蕪也說文云嘆
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文云菸痿也然則
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
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蕪處其中而乾故知以

陸草傷水為喻。此別。正義曰
以此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中谷有蕪嘆其
脩矣。脩且乾也。脩如字本
有女此離條其歎矣
條條然歎也。歎籀文嘯
字本又作嘯。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
矣。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中谷有蕪嘆其溼
矣。離遇水則溼。云離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
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
也。徒如字徒空
也沈云當作從。有女此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張劣
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毛詩疏 卷四之二十六 六

也。復扶也。又反。○當先淫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淫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穠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兔爰三章章

○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與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濕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曰鄭交惡王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鄭伯不朝。○諸侯皆叛。○傳又曰狄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諸侯皆叛。○傳又曰狄王入屬焉。○周公黑肩將。○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伯為右。○祭仲足為左。○拒原繁。○繁滿以中軍奉公。○為魚。○陳戢於。○葛蔡衛陳皆奔。○上辛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夫。○視。○射。○王。○中。○射。○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解。○射。○王。○山。○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此。○又。○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一。○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

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
君子亦為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感也○躁七刀反本亦作慄沈七感
反人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

感十六反本亦我生之初尚無為向無成人為也

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穉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

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惟憂吪

動也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

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
知反吪本亦作吪

五戈反長張丈有兔無吪正義曰言有兔無

反大音代賀反所拘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

網之中而急此二者極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

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急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

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穉之時庶

幾無所成人之所為言共莫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

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事役之百憂既不能設身庶

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爰爰至不均

○正義曰釋訓云爰爰被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

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龜言緩則雉為急矣

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平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

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必有所躁感者定本作慄義

並得通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

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勿云庶幸也幾觀也是庶幾

皆釋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覆車也○學音伴云今之翻車

大綱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偽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謂之量量也

謂之量量也量謂之學覆車也孫炎曰覆車謂

車也有兩轅中施骨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覆也○量呂鍾反韓詩云施羅于車上曰量字林上

之學學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聞也

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

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後王之族人

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傳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解語

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燕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已之子適太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

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
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間也婦人
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
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
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
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
者非棄高祖之身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

傳

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

滸

傳

云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

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許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滸
本亦作厓魚佳反施始鼓反下同

一父

傳

兄弟之道已相遠矣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

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于萬反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云

傳

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

縣縣至我顧○正義曰縣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
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任河之滸得河之潤
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
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
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
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是我謂他人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一

岐古

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
有願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
父之恩也。傳水厓曰濟。正義曰釋。縣縣葛藟在
水云許水厓李巡曰濟水邊地名厓也。

河之渙傳渙厓也。渙音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傳王

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傳云有識有也。

厓。正義曰釋丘云渙為厓李巡曰渙一名厓郭璞
曰謂水邊也。云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

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
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

恩也定本及諸本。縣縣葛藟在河之濬傳濬水濬也
文作后義亦通。

濬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濬旁從水郭云濬
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濬不發聲也濬魚檢反何音檢

爾雅云重巖濬郭云形似累兩重巖上大小李巡
云濬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洪二

反廣雅云濬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傳云不與我相聞命也。傳濬水濬

釋丘云復上洒下不濬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下
故名濬絲炎曰平上階下故名曰濬不行者蓋衍字

郭璞曰厚上平地而下水深者為濬不發聲也此在
河之濬即彼濬也釋丘云重巖濬絲炎曰山基有重

岸也。傳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

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傳采葛三章

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藟艾為喻
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於
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
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
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
其義亦同作
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葛所以為絺絺

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云興者以

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至月兮 正義曰彼

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
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 葛所至讒矣 正義曰言所以
為絺絺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於於祭祀療疾
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若已憂 懼於讒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所以

共祭祀 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 音恭 蕭

所以共祭祀 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
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
蒿白葉莖蘼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
祀以脂蕪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
奠然後蕪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
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戊故以
祭祀所須者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所
以療疾 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蓋反 艾五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

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跛也。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韃衣如葵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韃衣大夫之服。葵，離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韃冕以決訟。云葵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韃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太夫者。韃表

之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檻胡覽反。韃

尺鏡反。冕名。葵吐敢反。離本亦作韃。奇佳。蘆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

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

云此二句者

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

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

○禮與

○大車

而行其聲

○正義曰

言古者大夫乘

其有青色者如葵草之色。然乘大車服韃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變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使民畏之若此。卒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

車春官中車職云韋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
 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
 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
 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韋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為車
 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
 雖釋言文郭璞曰蒺藜色如雞在青白之間傳以經
 云如蒺藜以衣冠比蒺藜色故先解蒺藜色又解草言蒺藜是
 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蒺藜孫炎郭璞皆以蘆蘆為
 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蘆為一草此傳蒺藜為蘆之
 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蒺藜為一也春官司服曰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
 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
 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
 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
 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
 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

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
 加命及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
 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
 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
 刺之耳○蒺藜蘆至如雞○正義曰蒺藜釋草文以
 傳解蒺藜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
 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
 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
 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
 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
 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
 侯入於王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
 為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
 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
 唯子男耳隱十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
 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是侯伯
 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

以瑤為赫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三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

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

廣古是反別彼列反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

敢淫奔文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

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

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

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闕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禮

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數者明白之貌

或為白也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

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三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三丘中有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

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效

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思之至

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

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

食為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扣朝非徒

息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
賢人不應同時見遂若同時見遂當先息子國不
應先息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息子嗟又美
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
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
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
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息子國也卒
章言彼留之子
亦謂子嗟且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傳

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堯堯

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箋

云子嗟放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

賢

○堯本亦作嶽苦交反堯若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彼留子嗟將

其來施施

傳

施施難進之意

箋

云施施舒行伺閒獨

來見已之貌

○將主中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

傳中

至來施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
國人視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堯堯之處所以得有麻
者乃留氏子嗟之所治也山子嗟教民農業使詩有
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留氏之子
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其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
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
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堯堯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
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
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舒行施
施然伺閒暇獨來見已闕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
見已與之盡歡○**傳**留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
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
其文相類故知留氏大夫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
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

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境崩之處境崩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卽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崩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子嗟至爲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卽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境崩生物所存則治理是其所以爲賢也。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何故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丘中有麥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

留子國

傳

子國子嗟父

傳

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

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傳

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食如字

一云鄭音

嗣復夫

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簡猶多

又及。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言子

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

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

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

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

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

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言其至待之。正義

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

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

飲食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

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傳

玖石次玉者言能

遺我美寶 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

敬已而遺已也 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

其昔日之功言彼雷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

朝所施之政教 雷氏至遺已 正義曰箋亦以

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

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

之待雷氏此章雷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雷氏之子

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

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

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

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

武公游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而居之即史伯所

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

新鄭是也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

鄭譜

卷四之三

及古

地理志云本尚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繁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號鄭之地而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譜鄭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鄭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蓋可以少尚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上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曰君若以高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號鄭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七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號鄭為鄰若克號鄭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號鄭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為異散則國亦為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斯號鄭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為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為司徒一年乃尚也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大戎殺

毛詩流

卷之三

大戎殺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秦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號鄭之地明是武公滅號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按鄭世家史伯云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號鄭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號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于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號鄭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桓十六年

左傳子產曰皆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此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王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于男之國號鄭為大設今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為伯者尚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秦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語云居秦洧之地此云食秦洧焉則鄭都其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鄭城之下服虔云鄭城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鄭語亦云則鄭鄭同地而云鄭非鄭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鄭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鄭也但二城不其相遠故於鄭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

所及非謂鄭居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國號鄭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蓋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竝為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

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鄭風已作故云又作按左傳又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為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為厲公又生公子亶公于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弒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踐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齊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男女同車山有扶蘇燕分獲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

於其國有女詞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
 忽前立詩事也山有扶蘇韓分狡童刺忽所美非賢
 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
 事也褻褻忽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
 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
 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
 應息大國之見正褻褻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墀
 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
 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
 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
 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
 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
 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
 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

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
 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
 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父謂武公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

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

宜○緇側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
 於父子皆爲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
 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之
 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
 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

毛詩疏

卷四之二

泃古

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又復爲之于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

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愛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若有德能止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毛詩疏 卷四之三六

符世反朝直 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粢今還

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

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反殮也殮蘇尊反廬力 緇衣至粢兮○毛以為式

於反飲於鳩反食音嗣 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

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今言其德稱其服也

此衣若做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今願其常居其

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

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今自朝

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

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

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收受之也○鄭

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目

會子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

為之也○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

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注云染纁者二入而

成一人為纁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卿士冠

服也○緇衣朝服也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

司徒而緇云緇衣朝服也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

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且朝於王服皮弁不緇緇

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

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

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敵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

毛詩疏

卷之七

及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
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
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
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
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
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
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適之至采祿。○正
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
故為舍也祭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祭
謂餐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祭之
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
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祭也。○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饋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路寢之表
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
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

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
適也言還授子祭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
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
邑故云還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
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采地之都者自謂
適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
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
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
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
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
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
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
之為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藎豆有踐
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傳好猶宜也云造為也

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緇衣

詩經卷之四

之蓆兮傲予又改作兮傳蓆大也箋云作為也音蓆

韓詩云儲也傳蓆大也正義曰釋詁文適子之館說文云廣多傳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今還予授子之祭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第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

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

反後放此聽吐傳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

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

失為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

諫公令早為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

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是致大亂國也傳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見於經傳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

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

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寵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

卷之四 九

及古

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取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驅厚將崩大叔完聚繕兵甲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謂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於野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仲子祭仲

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

也傳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

無踰我里踰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踰言無

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

不與臣請除之○折之占反下同杞音起驟止救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傳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

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傳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

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傳將仲子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

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

木以踰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

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

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

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

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

○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
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
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繼此而云木名則與彼別
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洪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十二
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
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
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
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
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按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
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
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人叔爲諫
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
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
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

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
雖亡遺言尙存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垣也桑木之衆也
豈敢愛之○垣音袁

畏我諸兄
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種木

也檀疆韌之木○檀徒丹反木名體其良反一音居良反韌本亦作刃向而慎反依字木
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紉○園
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初秋蘭以爲佩是也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
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疆韌
之木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
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
可得駁馬繫迷一名繫迷故齊
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豈敢愛之畏人之參

詩流
卷四之三
十一
反古閣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繕之言善也甲鏡也

善也說音悅

鏡苦甲鏡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繕之至

愛反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

叔于田巷無居人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

巷學絳反大音泰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云洵信也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洵蘇

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

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

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仁

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

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

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

取禽也毛曰侯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塗道也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無飲酒冬獵曰狩云飲酒謂燕飲也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冬獵曰狩

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

云適之也郊外

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云武有武節

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

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

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

耳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使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為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而好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

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揚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叔之從公田也

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

乘上如字下通證反後句列爾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

諧中節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音祖

仲反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

也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

禮揚暴虎獻于公所禮禮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公獻十公所進於君也禮本又作袒音但將

叔無狂戒其傷女

傳

狂習也

箋

云狂復也請叔無復

者愛也

傳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

疏

大叔至傷女○毛以

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托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禡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判之○鄭唯以狂爲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義曰下云禮禡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丁一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

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

既言執轡如繩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

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

善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

驂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

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

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

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

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

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

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

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

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卽偕俱之義

故爲俱也○**傳**禮禡至搏之○正義曰禮禡肉袒釋

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傳**狂復也孫炎曰狂伏前事

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狂為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為復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云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襄並如字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音記下皆同抑磬控

忌抑縱送忌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磬苦定反控口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

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雁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

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比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騏驎是中驥

驎是騁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為光也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叔

于田乘乘黃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驪白雜毛曰揚揚音保依字兩服

齊首傳馬首齊也兩駮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傳

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傳阜

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傳慢遲罕希也傳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傳慢莫晏反抑釋棚忌抑

鬯弓忌傳棚所以覆矢鬯弓發弓傳云射者蓋矢發

弓言田事畢傳棚音水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丸蓋也

反傳叔于至弓忌傳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

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藪也火

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

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

執鬯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傳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此諸外物

故易傳傳鬯白雜毛曰鬯傳正義曰釋畜文郭璞

曰今呼之為鳥駝傳慢遲罕希傳正義曰以惰慢

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

傳棚所至發弓傳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

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積丸蓋杜預

云或說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為

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

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發

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發弓謂發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

狄于竟時狄侵衛

亮反御魚呂反

注同翔五羔反

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

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

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雖去高

克未還乃陳其師旅鄭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

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

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

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

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

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鄭翔河上之事耳

具說翔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

當也

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

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

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

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

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之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毛詩疏

卷四之三

及古

介甲也。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介。

音界旁補彭反王云疆也。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

謂之鉞鉞音蛇或謂之鋌鋌音蟬或謂之鉞鉞音

錯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音巨中反重直。清人至

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山反。翱翔。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

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游旁旁然

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

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

刺也。○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

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

鄭衛境上言翱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

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消

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

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

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

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

見也。○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

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至畫飾。○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

矛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

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

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

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各自有飾也。清人在消駟介庶庶。

消河上地也庶

應武貌。○應表。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荷。

也。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

反雉名韓詩作鶴。造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

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榮。同巨中反。沈又居陵反。近

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劔削名也。方言云劔削

自河而非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重喬累荷。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

○正義曰釋。詰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

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

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擗也。謂此二

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擗。○喬矛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鑿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鑿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

義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

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鶩毛稍也。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

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軸音逐。號。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

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為車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抽。勑由反。說文作陷。他牢反。云抽刃以左旋

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右抽

中軍作好。○毛以為高克。開。無為。逍遙。河上乃左

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

毛詩疏

卷四之三十九

及注

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
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
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
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
克為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
其無事故道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
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
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左人至在左
。正義曰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
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
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
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
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
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御

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在鼓下
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
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
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
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
耒耜指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
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
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車旅田役
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亦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
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非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
將乃然故云
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傳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

云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傳

渝變

也。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

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疏

羔裘

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溼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

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也。○**傳**如

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

無如字。○**傳**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如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

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

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

日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

渝變。正義曰釋言文。○**傳**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

文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緣悅。○**傳**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司直也。○**疏**直。羔裘至司直。○正義

曰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為裘以豹皮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有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傳**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粲衆意。○晏於諫反。○**傳**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彥士之

美稱。○稱天。○**傳**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

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為彥士兮刺今無此人。○**傳**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

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勿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二者各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到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衆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傳**遵循路道摻摯祛袂也

毛詩疏

三書... 卷四... 漢古閣

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所覽反徐所斬反袂起居反又無我惡兮不寔故也起擗反袂也擊音覽袂而世反

傳寔速也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

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鳥路反注同寔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

也亦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爾

傳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

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今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

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遵循至袂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

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

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彙此通反聲訓為奉也一者義

皆小異張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十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屈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寔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云言執手者寔意之速

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寔好也醜棄也。云醜亦

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

使我然醜本亦作款又作款市白反或云鄭音為醜奸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

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

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毛詩統... 卷四... 四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上字理亦通。德謂至德者。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息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任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

雷色也

○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言小星已

不見也

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爛力且反見賢遍

反又如字早音蚤本亦作蚤別色彼列反

將翔將翔弋鳧與鴈

聞於政

事則翔翔習射

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

鴈以待賓客為燕具

○弋羊職反鳧音符聞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縈至與

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雷于色夫妻同寢相戒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其子與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聞暇無事將翔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羞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

毛詩疏

卷之三

五

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美號。下傳言間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延及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且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恆性，彼既以時起，此亦不敢淹留，卽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弋綴至燕其。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燿矢弗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燿，燿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弋言加之。

與子宜之

宜肴也

云言我也

子謂賓客也。所弋之兕，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本亦作飲。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音洛下同。

○借音皆樂

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中上弋射之事，弋取之，飲其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似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不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也。今不然。宜肴也。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禮左肴右菹，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醬處內，葱漑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

毛詩疏

卷四十三 六

禮記

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雁之文此得用鳧雁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飲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雁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加也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知子之來之雜佩以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云贈送也我

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

之禮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

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瑀音黃卞璧曰璜琕音居佩至名瑀音出石次

玉也爾昌容反狀如牙諸而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願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云順謂與已和順知子之好之雜

佩以報之云好謂與已同好知子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之若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義曰說文云珩上玉也璜半璧也琕佩玉名也瑀以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

同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
 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
 女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
 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于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
 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
 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此
 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
 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
 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
 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之君命奔齊之急而受
 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
 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
 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
 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
 雄狐之刺魯有傲筍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
 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
 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
 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
 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次
 明是在後妻之賢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
 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
 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
 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
 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
 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
 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
 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

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
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
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
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
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
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
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
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
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
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
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
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
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
也○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
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
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路焉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親迎同車也舜本權也

云鄭

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

女之美

○同車讀與何彼禮矣詩同舜戶順反華謹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謹音

謹將翔將翔佩玉瓊琚

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

孟姜齊之長女都闈也

云洵信

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

○洵柳有女至且句反都○正義

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翔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

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權。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扱扱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椴木權椴木權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墜機疏云舜一名木權一名椴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權榮。○**傳**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開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開也。○**傳**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

行道也英猶華也。○**傳**云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

代婿。○婿音細。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傳**將將鳴玉而

後行。○將將七羊。○**傳**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傳**云不忘者

後世傳其道德。○**傳**直。○**傳**女始至代婿。○正義曰專反。○**傳**昏義文也御者代婿御先

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傳**言忽所美之人實

非美人。○**傳**蘇如字。○**傳**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不美

用臣不得其宜。○**傳**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

之失所發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

渠也其華藹藹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傳**云興者

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

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

失其所也

○胥音疎又相如反藹本作猷又作谷戶感反藹木又作欲又作含度感反藹藹荷

華也未開曰藹藹已發曰芙蓉顛本亦作慎都田反倒都老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云人之

好美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

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

美色呼報反下同觀

注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

都杜反本亦作睹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

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

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

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

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

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

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

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山不識

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

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

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注**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

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

其所出也荷扶藹其華藹藹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

根藹其中的一中蕙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

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為喻則以山
 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
 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子都
 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為昭
 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嫌且亦為義故
 云且辭。○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
 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
 言則是假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
 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之好善不
 任賢者反用小人。○**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
 其意與好色者同。○**紅草也**。○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
 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
 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

枯槁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傳** 子充良人也狡童

昭公也 **傳** 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

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 **傳** 狡古 **傳** 山有至狡童。○

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
 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
 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
 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
 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
 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有
 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
 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
 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
 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
 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
 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

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園**松木
至紅草。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
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龍舍人曰
紅名龍古其大者名龍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
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
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橋
游為義。○**園**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
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際
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
橋而龍云游明取橋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際中
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
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
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
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
薄乎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
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
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
刺忽。○**園**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

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
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園**人之至無
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
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
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故易傳以為入
之好忠良不觀子充而觀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
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
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釋今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園**不倡而和君

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園**樂池洛反倡昌亮反本
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

注下

毛詩疏

卷四之三 十四

及六

釋兮釋兮風其吹女

傳興也釋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云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

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苦老

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

臣和也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長竹丈反稱尺證反以爲落葉謂之釋

詩人謂此釋兮釋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
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
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
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

乎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
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其在箋釋稿至後

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釋傳云釋落也然則落

葉謂之釋此云釋稿者謂枯稿乃落故箋云稿謂木

葉是也木葉雖稿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

倡而後和也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

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

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總呼羣臣爲

叔伯也言君倡臣和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

君和者當是汝臣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

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臣不以

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

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已意以叔伯兄弟相

今釋兮風其漂女

傳漂猶吹也

本亦作飄

叔兮伯

今倡予要女傳要成也

要於通反注同

釋今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傳權臣

擅命祭仲專也

擅善戰反狡童二章章四句○正義曰

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所立突祭仲遂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狡童今不與我言兮傳

昭公有壯狡之志

傳云不與

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

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傳憂懼不遑餐也

傳○

七丹反遑被狡至餐兮○正義曰齊人欲與忽圖音皇暇也○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被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今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彼童之意以昭公雖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二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彼狡童今不與我食兮傳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

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褻起連反本或作褻說文云褻袴也。○褻裳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康。○二章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褻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已之離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王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人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

之狂所以經序例也。○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云子者斥

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中反褻初忠

反揭欺例反又起
列反難乃旦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云言他人

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鄉香亮反
本亦作向
狂童之狂

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
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

故使我言此也
○且子餘
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

何息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
之卿若愛而息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

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潦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
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

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
之人日日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故所思大國

止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漆潦
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傳子者至告

難○正義曰序言息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
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

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義
今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
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鄰人所告不宜徑告
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我平等相告
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以有親疎之異而尊卑
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若則知子者亦非
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
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
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
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
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則鄰國之人
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
於君與彼不同漆潦大水未必褰裳可澣示以告難
之疾意耳○傳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
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

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
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晉他
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塞衛後之荆楚也
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於鄭之櫟邑
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
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
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
思豈無他人是謂侯國不患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
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
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
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案也狂童謂狂
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
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
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
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
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子惠思我褰裳涉有
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有水名也

○有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禮士事也

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

狂也且

禮他士至上上。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

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
子之上士故曰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
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
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二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
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
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
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邾將歸時事於宰旅
士邾命與工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